

見

聞

雜

紀

續見聞雜紀卷之十一

一
吳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未國禎文寧校正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此三不祥也○凡婦女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叅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來也

。王文恪公撰吳郡治水碑記今

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
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故官多逋負
民多流殍于是在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
淞白茅港為首請設官專治時公以都御史
巡撫應天等處詔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
尚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
理詔復以工部都水司郎中林文沛類如瓌
往佐之公奉詔感激思奮欲為國家建東南
無疆之利博訪群策相度源委謂東南之水

咸滙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
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
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
最大且駛而海沙開塞久成平陸自成化以
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或謂水旱天數
非人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
濱海地勢高印鑿之復引水入內為患公皆
不聽曰我知奉 詔行事耳乃駐節湖上且
行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分授以責成時
犒以行賞法令明一衆心競勸不數月告成

矣初白茅自北達于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
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通
倉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
一闊三十三丈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
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
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
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
闊一十八丈皆如瓌所理也蓋宜興湖州諸
關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
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

闕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茅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于正德十六年十月訖工于嘉靖元年四月東南之水古入治之者多矣至

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公治之正統間又壞故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又壞故李恭靖公治之弘治中又壞故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壞乎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濬勿惰啓閉勿縱豪強勿規小利所以保之也時巡撫都御史治此河

者李公克嗣四川內江人

三

王公瓊山西太原人謚恭襄公八歲通尚書
父靜學公師事薛文清公公幼承家學踐履
實用不飾枝言業舉時端坐一室不涉市肆
試部政日與喬白巖王虎谷二公互益切劘
正德時公當樞軸虎谷歎曰晉溪才識雖優
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由平日講
履之素云 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置
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于都水郎

歲久撫按時檄判丞兼雜委漕務無專職益
弛公典漕務印勅判丞毋聽撫按檄漕政始
肅治河三年凡漕河里步遠近閘坐丈尺漕
舟材木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治漕者按
志以稽不棄毫髮服公精練云 正德九年
公以副都御史整理鹽法檢尋王宗望支氏
渠故道奏復疏浚移掣鹽所于淮河北岸既
免長淮之險又無走掣之奸永為公私利便
○公理戶部邊師乞糧草則屈指計曰某倉
庫糧幾何某場庫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

邊卒歲採秋草幾何用蓋饒也何重索邊師
愕愕服公明察不敢橫乞◎公蒞兵部寇報
至公坐籌曰某大師出某地某裨師出某地
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絕某關隘
防奔突某輸餉某紀師勛又曰諸凡未悉
之機主師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
數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尼故邊師不窘東
多策勛○丁丑八月 武皇帝單騎巡邊朝
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
鑿也議嚴兵守 京師公乃馳奏 行在命

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夫
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大
帥一人開闡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
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鎮壓盜賊
又檄薊州都御史減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
兵要害為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
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
逾年無寇警京師至于邊服按堵如常公
籌畫鎮定之功也○宸濠反聞朝士愕駭持
兩端陰卜成敗為從違公獨奮曰豎子烏鼠

聚刺斯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師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翊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秦奎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叢蘭鎮儀真遏賊衝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已而守仁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濠及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

濠必成屹屹不懼獨晉溪一人◎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卿覲都下洶洶云江彬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請覲公曰予也倖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覲即日詣通州覲人云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公反佩印往蓋彬獨扈蹕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屬兵部彬有和謀將士不肯從晉溪居中稽劄奸變係將士望彬雖有謀不得逞大臣制變之畧也抑亦智勇合德者能焉○公自茲德

乙亥以戶部尚書改兵部御史高公韶論公
不稱任公韶謫公乞避位疏六上不許丁丑
加少保戊寅加少師庚辰轉吏部辛巳江彬
誅下御史獄謫成綏德丁亥禮部右侍郎桂
萼薦公才望戊子起公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總制陝西軍務辛卯冬復改吏部壬辰七
月公薨于位說者謂公才極高吏事精敏徒
權應變人不可及云

四

霍公韜謚文敏廣東人公見中朝宮有罪輒

命錦衣官校擒拿拷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
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
冑之職侵刁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高節
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耻刑
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末世江西事變
死者四人而已足見今之喪廉耻賤節義者
衆也願不係所養乎士大夫有罪下之刑曹
辱矣願使官校當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梏
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汗獄剛氣
由此折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或誅

可也乃暮脫汗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攣便披
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
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
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
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
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
勿加笞箠勿加鎖梏以培養廉耻以激勵節
義此于世道甚非小補◎王公廷相河南人
謚肅敏公嘗曰大識者外偽不能累大氣者
外侮不能動大德者外物不能遷◎迂儒強

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顧國家之計
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皆不堪委任○志
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道不本之經術
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
仁時皆以為名言○公以穰結社中言事無
所忌諱謫亳州判官陞高淳知縣又陞四川
道御史巡按陝西能約束鎮守內臣廖變為
提學御史焚內臣劉王私書遭誣構下
獄再謫贛榆丞可謂歷試諸艱遭逢大不幸
矣後巡撫四川兵書總憲大勳待正不阿勳

宋機宜一代名儒名臣非人所易及也

五

劉源清山東東平州人初仕江西德興縣調
進賢政尚嚴肅百務整齊值宸濠反時已害
孫許二公矣遣兵校婁伯等數人取進賢縣
印公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為防守民志賴以
定宸濠聞之亦有戒心未幾濠敗公後官至
刑部上三願初贈尚書○崔公銑字子鍾河
南安陽人嘗曰碑誌盛而史蹟矣唐詩盛而
教亡矣笞劄具而友濫矣表箋諛而君志驕

矣封誥纒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禮失矣
舉業專而經學淺奧登第易而全才難矣

卷六

歸公葬於西野野元勵志聖賢之學不屑
為博物洽聞之士戊寅江彬等導上遊豫

編學同志上疏廷杖繫錦衣獄時先諫者凡
十十人人糾憤然不欲獨生願死復復避謫福建
軍船副提舉君子謂其振士氣阻權奸植風
庶幾有功于世教惜哉年四十四以疾卒

呂公執事仲永陝西高陵人公為修撰時劉

瑾竊跋橫甚西夏亂公疏請上入宮御經
造親政事則禍亂潛消內外臣富貴可常保
禮遜其直因常却賀禮又不往見欲殺之及
乞養病歸理使校尉尾之至真定不得其過
而遂公歸五年用言官薦復起供職上疏勸
學謂文王解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囿之
樂先順帝廢學縱欲太祖一舉而取之
陛下不可不深念也或謂公曰元主之戒無
學傷乎直乎曰白真謹借秦為喻漢文帝尚
能解之觀而直進也朝聖不為漢文者乎

七

大學士楊廷和，廬州人。由南京戶部入閣。與毛蔣二公同時。時值江彬用事，武皇又多巡幸。武皇崩，邊將數十萬在京內，無皇儲。中外岌岌。公密奏：張皇后散遣諸軍，擒江彬于厚載門，加族誅，議迎世宗皇帝。禮改元之詔，公手筆也。裁革傳奉，冒濫等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功，亦偉矣。○毛公澄謚文簡，太倉州人。嘉靖初，上議選婚錦衣韋千戶女與焉。內侍并皇親邵憲俱得重賂，咸屬

意文簡公在左順門屬聲曰韋千戶是韋太
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部不
敢擔當汝曹自為之衆議遂息文簡體弱而
氣不可奪此其大節云○毛公紀謚文簡山
東掖縣人戊寅上復欲巡邊公與楊廷和
痛哭進疏不聽未幾而有宸濠之變是時儲
宮久虛權奸竊柄天下之勢誠若厝火積薪
之下矣公與楊公當居守之任竭忠盡瘁攄
殫心力共濟國事中外宴然 肅皇帝入繼
大統神器有歸贊襄輔翊一新庶政此古所

謂社稷臣者勲業之盛孰加焉既而以定策
功錫之伯爵力辭甫喻太子即懇致仕歸○
大學士蔣公冕廣西全州人上欲北巡自
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制公曰
陛下受天明命內而四海外而四夷孰不尊
稱如天如日若稱朱壽為將軍臣豈獲在
前不敢奉詔公扈駕至南京隨事規諫
曲盡心力懇請回鑾自春至秋懷疏跪門
者屢次至手不案甲則雖錢寧汪彬同傳
悔苦通亦未敢動幾不與總督府懸掛牌額

則雖文武群臣守侯行禮亦不肯往。○大學士梁公儲謚文康廣東人秦藩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上許之命楊廷和蔣冕草制。二公皆引疾辭。梁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耶。草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為不軌震及邊方。慮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

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公不顯言直諫而托詞悟主有回天之力焉○桂公萼謚文襄江西安仁縣人公自釋褐授丹徒知縣執古傲上不能徇時曲媚見辱于知府林魁更改湖州武康成安三縣低徊十餘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後為南京刑部主事遇世廟登極議追崇之禮一言悟主遂極峻用讀公奏議皆經國大猷切中時弊無所忌諱至密論四事若放宮人止織造罷鎮守却祥瑞尤時所

難言者况其講學論政皆自稽古根本中來
于進退之際懇懇不肯自恕可謂名相也已

八

劉瑾既誅餘黨尚在 世宗皇帝繼統年齡
雖少英斷夙成待此輩不少假借又得張公
孚敬以正佐之盡革各省鎮守內臣司禮監
不得干預章奏往瑾時公卿大臣相見無敢
抗禮甚至有拜伏者自張公當國司禮以下
至各監局巨璫見公竦息敬畏不敢並行主
坐至以張翁呼之不動聲色而潛消其驕悍

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歛戢士氣得
伸國體尊嚴主威隆重未有如今日者誠千
載一時哉○霍文敏公復呂涇野書曰生敬
羅峯者謂其一心忠於朝廷絕纖芥私也主
張大禮不悚不懼明千古之謬伸 聖主大
孝一也辨明大獄救一家十數寃命破散蔽
主之奸黨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
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官且革鎮守
筭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二部推選文武官
未嘗片言干預內宦病故例蔭義男義侄家

僮校尉三四十人羅峯削黜之盡五也風宦
官皆知警嚴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
濫六也革戚畹濫官罷十八侯伯七也門無
私謁風清弊絕八也三黜奔歸行囊惟一
衣箱如寒儒卑官九也在位日只欲用外甥
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
平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益有比十善
生是故敬之

九

李空同先生憂陽上楊邃庵公書曰議者謂

公喜通才獎辨給拔門生復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辨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能成天下之實臺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用之而未盡耶史氏曰抑觀空同論才謂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

成化固矣今觀嘉靖人才似又不如正德焉
閱世變者寧不重有感耶○左都御史屠僑
浙鄞縣人公按居庸等關武皇北狩命
在擒生虎使者日再促公抗疏虎惡獸也欲
生致之必有攫其爪牙者柰何忍不惜民命
以供一時之玩乎語甚切事遂止時濠賄結
中外朝野以目聞公且按江右濠謂所親曰
柰何令此強項御史來耶令鎮守太監畢真
以金器綵段數十逆公于杭公皆却之公歷
官端方嚴毅人不敢干以私位至御史大夫

朝廷倚重○林公廷玉福建人弘治改元公
為給事中上疏言妖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
雖已發為民然盜竊賞賚家貲鉅萬日擁美
姬以自娛樂漏網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
典法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校械
繼曉至京斬于市人心大快○方公良冰謚
簡肅福建莆田人正德間倖臣朱寧贖貨無
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兩公
時為左布政使具疏劾寧乞 陛下割偏私
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行巡按御史

將已經歛銀盡給還民等語寧懼乃妾過下
人鈔銀得給還民訖友人黃鞏謂公此疏足
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寇公
天欽山西榆次人任寧波府膏書青天白日
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言于座右
浙秋試公與外庶有知縣某持一卷固請公
固止之曰不可開榜後乃知知縣所私者人
以公為神自在官異政擢應天府丞時宸濠
亂武廟親征多權倖數百公處之有方所
選女樂極千人候 罵不三日死者十數公

曰吾為汝登籍分養親識家用則昭簿取之
爾全活不下數百人後巡撫隕陽甘肅等處
屢有大功華夷帖服○胡公富徽州績溪人
官至戶部尚書公為福建按察僉事分巡至
福寧州閱獄囚有五六年不釋者公密禱欲
次日審錄是夕獄中忽發火光州人大驚及
視之火光猶未滅次日提獄囚二百餘人逐
一審決不五日而圜圉一空○王公憲謚康
毅山東東平州人公為御史風裁凜如不畏
強禦宸濠稱逆 武廟親征邊將江彬等隨

行恣肆矯詔繫國學生跪行宮外公親謁

武宗悉脫于厄嘉靖丁亥由花馬池拆墻

而入公調度文武將士拒之歷震戒所細溝

青羊嶺等處先後共斬首級四百有奇

弱水及饑死者十之七八僅存百餘騎出境

且不自居其功載對山記○劉公天和

謚莊襄湖廣麻城人公初為御史巡陝西獨

持風裁忤權貴逮繫錦衣獄謫金壇令後知

湖州䟽定兩則以便徵輸豫識桂文襄之賢

可以大用熟練邊務撫禦有聲或擬之南仲

衛霍焉生祠碑今在峴山之麓

十

王恭襄而下至第九述為各亦多
刪繁就簡者此以下皆朽人所著

浙江督學副使或僉事

劉夫子不知何名四川人號西蜀劉夫子觸
物命題不拘經書但經許可無不登科第者
想弘治正德間任

汪公文盛湖廣人號白泉嘉靖壬辰癸巳任
考法最嚴得人之盛自公始

徐公階華亭人由翰林編修謫江右同知轉
浙僉事初號少湖政憂去巡按某比較二司

吏書杖死學道一書手二司相見按臺問聞
死一書手可令二縣從厚埋之徐公曰先生
大人何言之易易也本道已具小疏欲上按
臺愕然再三懇二司諸公求解公乃止上疏
劉公思唐陝西人予年十四五歲時見之甲
辰乙巳年任

孔公天爵號文谷陝西人善批評試卷

雷公禮江西豐城人號古和官至少傅工部
尚書巡湖州予入府學庚戌辛亥年任

薛公應旂號方山南直隸武進人公官至按

察副使吾師文章高品百年罕見惜性氣

和平爾

畢公鏘號松坡直隸石埭縣人官至南京戶部尚書

屠公羲英號坪石南直隸人陞國子祭酒轉京卿終以峭直不大用

喬公因阜號壽齋陝西耀州人提學僉事

蘇公濬福建晉江人號紫溪四書易經俱著有講章可傳世者以其平易近理也

陳公大綬江西浮梁人號赤石嚴查諸生有

以賄囑進者盡行黜革衆所稱快萬曆三十
五六年任

王公畿號慕蓼晉江人萬曆三十九年任凡
吾浙督學先生皆出中朝會推交薦者余烏
敢有所軒輊於其間哉姑據所聞聊為詮次
爾

十一

士君子只患不篤學不力行不成一代人物
不患朝廷不知上天不祐朱晦菴先生宋一
代儒宗也仕不至通顯然子在官吏部侍郎

孫復官兵部侍郎福安府尹人物亦皆表表朝廷何曾虧他上天所以崇報之者可謂厚矣

十二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李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長守命也仲尼不為己甚只是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但從性體上發揮賢者過之智者過之便是己甚今人但遇九事將就寬恕便自謂不為己甚是何聖人之多也無可無不可語

意與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相似孟子云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先無一點不可成心即是物來順
應話頭今人遇事含糊不決裂亦自謂無可
無不可又何舉世皆聖人也學者不可隨俗
糊說

十三

言者心之聲文尤聲之華美可觀可聽者也
讀其文精神心術可以洞見而國家治亂識
者亦因此卜之

本朝成弘正德嘉靖初文字和平雅淡不求文
而文自不可掩正如美人生相不待簪花而
後佳也入萬曆二三年先自試官好異必求
學古字奇不便句讀者然後入彀而天下遂
趨於恠誕變幻矣安得起方山薛先生昆湖
瞿先生於九原作士子模楷而與之論文哉
或問今欲揀之何策李子曰未易言也陳請
主上先免差京考二員或是揀之之策也

十四

程璜對魏文侯曰君仁則臣直璜雖一時偶

對然亦感應常理今也不然君仁而臣詐矣未也君仁而臣放矣未也君仁而臣驕且橫矣未也君仁而臣漸至於犬不敬矣我

主上仁聖大度寬容所以愛護諸臣者何所不至賢臣直臣世亦何嘗乏人然而詐也放也驕且橫也大不敬也請在位諸公山林逸士閒評公論四者之罪有之乎抑無乎嗟嗟可為流涕痛哭矣

十五

古稱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然則千

金固貴重矣予十一二歲時睹邑令李公貪

僅三四千金爾近睹歸安施公貪亦如之皆

蒙上司處治罷官去越七十年越四十餘年

今日大可駭異只要中個進士為縣令賍至

二三萬或五六萬上官惜大體面或受囑託

本犯不受笞辱不入囹圄不問徒罪只你不

及踣躁降級輕處衣錦還鄉人羨富貴其計

巧多護者依然官不改動十居四五嗟乎我

皇上何由得知大考察時何由得拿處正法嗟

乎此皆撫按二司太守諸公容隱之罪也再

過二三十年不知到恁田地世安得不致大亂哉

十六

萬曆己酉三月朔桐鄉令須公之彥辭任去臺臣吳亮論劾吏科陳治則波及之也夫須公不奉 聖旨亦不奉吏部處分浙撫臺甘公按君王公皆謂須當避吳公之鋒其親筆書余及見之須雖欲安其位得乎其去也鄉士大夫父老子弟無不涕泣焚香以送或問假饒身處二公之地之時當何如處荅曰王

同官不暇論已甘道學也以宋儒律之作何處假饒嘉郡太守楊公繼宗在任又作何處恐時事時套未必是儒者作用

十七

宰相肚裡好撐船雖是俗諺實有至理肚內撐不得船不免窄狹局促何能平章天下韓范富歐四君子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都緣他有大學識骨次寬廣故贊成仁宗慶曆之治今人學問先無以天下為己任這一段意思所以議論綿不合便豫自家屋裡

與人爭田爭地一般。互相讎隙成何景象。夫下何由得太平。李子曰：四公者，歐、文、忠、畧，不如三公文章勝些。

十八

萬曆戊申巳酉間，朝士乞歸不遂叩頭。文華發出城去者，凡六人。李子曰：掛冠而去，欲竊高潔之名，忿激而逃，難免不忠之議。國事至此，可為流涕太息。○萬曆三十七年五月，淮上督臣李三才一本國勢，一有三無，懇乞聖明及早痛改，毋致一敗塗地。事何謂

三無一曰君無權二曰朝無臣三曰民無主

云

何謂一有備此三無遂成一有所有維

何亦曰亂亡而已余讀之歎息隕涕○三才

疏內又有泄泄沓沓以社稷為戲此九字切

中時事○八議之條 古人仁之至義之盡

萬世可行九法司大臣言官論劾人若要加

一殺字須萬分不得已萬分不可恕方纔動

口動筆方不負 朝廷不負公議頃有論閣

臣李廷機列其可斬之罪凡幾余以為廷機

不但議貴不當斬只論清勤也是賢臣不當

新

十九

僧達觀不知何許人通內典穎悟善誨人縉紳有師事之者第不隱于深山而遊于朝市聞其恣肆不自檢束恐不在繼曉下也聞刑部郎曹君懋官平湖人當鞫訊笞死之宇宙間正氣曹君頗帶得幾分可云 聖朝執法之臣矣○江右龍君宗武謫戍赦回聞家居病困入廁嘗糞以為常一子無罪竟拋巨石碎其首殺之昏暈甦問家人始知其出自

已手夫初殺無辜之士期以媚相國既殺無
罪之子以報士期嗚呼天道邇如是哉然不
知實有此事否

二十

陸五臺太宰光祖侍坐於張沅洲太宰瀚之
旁余見陸問故陸曰我為濬縣令時張公大
名郡守此後相見張必整余坐在旁今改不
得前輩不虛讓入其執禮如此行古道哉

二十一

吳匏庵先生寬同友人施煥赴南畿鄉試又

同寓先生下第施得中榜赴鹿鳴宴回先生在寓待之施完公據事與先生又同還鄉先生之有養如此得失之際不以介于懷也後登大魁詞林貴顯鄉友遠去賀或有求也病卒於京先生以貲治木歛之命其子為周旋答客禮家人為衣蔴送柩登舟而返○都玄敬先生穆官終太僕少卿舉進士時與同年李廷梧同舟南歸相契厚已而李擢侍御按蘇州等府先生不往見李怪焉差官請之先生曰天子使臣觀採甚殷激揚權重莫

可以通賓客俟事竣當一敘故爾李歎異之
先生工文章凡潤筆之資與異母弟共用次
及二兒或推及門人弟子食貧時多至不能
備後事併藥餌可泉胡太守悉賙之且為立
書院儼遺像○長洲草橋王翁昂者以織機
為業家頗饒當儉薄之年有夫婦二人偽言
兄妹以兄嫁妹求售銀七兩王翁治殺酒酌
之已立券矣二人臨別深悲似不欲割者翁
細察之知為夫婦也焚券不索其金竟遣去
嗟乎此事若霖巨室則必鳴官以誑騙治罪

中人知禮之家亦未必慨然捐金如王翁者
誠未易得其尚義之品歟○吳江之西有石
佛寺僧號秋林者其佛行不失毫杪吳江趙
君某寄銀若干禪房收貯兩相恂諒者也後
一日適逢回祿延燒衣鉢聲駭松陵趙使老
僕疾奔來問秋林云玄室無恙舊物仍在汝
可亟歸報主人以慰之○崑山顧未齋閣老
子某號恒齋自幼勤敏讀書後領鄉舉渠翁
當朝時王肅齋太守嚴禁漁戶入海網黃魚
有以白金二千兩曲求弛禁排置卓上動之

顧君視如汚垢目不少睇噫宰相之于片辭
可以反覆當路而峻節不為亦云難矣

二十二

常熟徐鳳竹公官工部尚書孫某以蔭為部
郎居鄉恣橫不法甚衆訟之兩臺下縣治縣
繫之獄而斃縣官何以得無罪也余惑之訊
其邑人邑人曰徐公子極惡云縣官不枉
他只初然過惡未甚時豈無上官豈無郡邑
豈無法度可治縱他到不可救藥處而殺之
今之從政者非古人矣大官子弟何忍自投

予法網哉

二十三

未有三代讀書而不發科第者未有三代為吏而不問克軍者論其常理如此然亦要着學業何如罪過何如本身遭際何如世代歲月儘論不定

二十四

嘉靖二十年部議特設都御史總理鹽法科臣郭登謂官不必設而餘鹽宜革部覆兩淮鹽額六十九萬六千三百引兩浙四十四萬

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六十萬五千三百
四引原無餘益之法請自二十年始悉遵
祖宗舊制勿減餘益 上從之今日不知何
如行

二十五

宋仁宗宴駕時命英宗入繼在位四載崩方
疾篤時羨狂口呼有人殺我韓公琦曰此病
也亟取藥灌入即扶掖入宮已而遂絕太子
未立韓公所自己手挾帝手書曰一定穎王
即位當大任而宗廟社稷倚以為重如此公

真宋室一人也哉漢王即神宗○仁宗病久
服藥及愈思見闕臣召相呂夷簡同列皆促
公亟行公獨緩轡遲遲既至上問故對曰陛
下不豫中外頗憂聞召臣若奔馳以進慮人
心驚動爾上以為得大臣之體

二十六

韓魏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
知其為小人則勿與交接耳公於小人欺已
明足以昭未嘗形於辭色也○韓魏公常言
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宴諸曹詩

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
如我嘉靖間分宜嚴公嵩做禮部尚書以前
人品儘好嘉禾吳公鵬做工部尚書以前人
品亦好只多做了首相与太宰便弄到天下
好田地世間如二公者甚多

二十七

漢有三傑鄧通中大夫也嫗戲殿上中屠嘉
召至丞相府欲斬之以帝命中止汲黯對武
帝曰陛下內多愁而外地仁義奈何欲效唐
虞之治乎二言切中武帝病根丙吉為相是

醉酒吐其衣不加責忝開橫道死人而牛喘
則問之專崇太體細故不脣脣焉皆後人所
罕及也○唐岐陽公主適殿中少監杜棕上
所賜奴婢卒本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許因
錫其值悉自市寒賤易制者門第肅然棕刺
澧州郡邑供百人饌主及從者不二十人驛
吏昇飯食以逐京師譁然以為奇事棕在澧
三年主退然靜守目不識刺史廳屏天子之
女其賢固如是夫○楚昭王夫人貞姜齊女
也王出遊留夫人於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

至使使者迎夫人失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
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
持符妾不敢從使者強之不得果取符未及
還水大至夫人流而死焉嗟乎夫人奉王命
守之至堅如此然非昭王賢何以得此於夫
人也覽古者可為流涕

二十八

程伊川先生曰人有三不幸一少年登高科
一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一有高才能文章李
子曰此三者人有之則不勝羨慕德有之則

不勝忻幸驕傲淫縱何所不至肯視為不幸者能幾人哉。⑤恩讎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晉玃戲於為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孺夫然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二十九

地方風俗烏鎮屬烏程青鎮屬桐鄉自南柵以至北柵皆以一河為界至太師橋以北不論矣為逼近吳江地方濶大也余生長青鎮獨恨其俗尚奢日用會社婚葬皆以儉省為

耻貧人負擔之徒。妻多好飾。夜必飲酒。病則
禱神稱貸而賽。若烏鎮則非無尚奢者。大約
朴儉居多。所以富室悠久。中人家亦綿延
不至賣房移徙。所貴乎添設公祖。專設而不
城居。與縣治父母官同。若肯留心勸化賞罰
移風易俗也。不是甚難事。○兩鎮通患通弊
又有大者。牙人以招商為業。商貨有厚至一
二百金者。初至牙主人豐其款。待割鵝開宴
招妓演戲。以為常商貨散去。商本主人私收
用度如囊中已物。致商累月。經年坐守者有。

之禮貌漸衰而供給漸薄矣情狀甚慘官斯
地者慎勿等為徵債漫不經心漫不加刑漫
不區處可也易不云乎聖人通天下之志故
能成天下之務牙人執迷不改都緣心志不
通望公祖大人出示曉諭這商貨中間又有
借本置來者舉家懸望如何負得他負了他
天不容地不載世間極惡大罪也余目擊心
傷載筆至此

三十

長興呂山吳某弘治間昭慶寺欲建穿堂察

使差人召之時召三人皆富翁命以共建吳
曰此不甚費小人當獨任之寧便大喜歸以
語其父父曰兒子有這力量必能承吾家後
功果成惜毀於嘉靖甲寅兵火嗟乎此事若
在今日即富過吳氏者必多方推避何人肯
慨然仗義至此哉

三十一

寇遂公年十九登進士太宗取士多問其年
若年甚少往往遣臣不任官職或勸公增年
寇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本朝自嘉靖

辛丑以後大都城年久序齒錄者甚多至同年宴會又序真齒以一人而兩其生齒非天下大可醜之事乎○固諒彼短我亦有短廢恃已古人各有長可作座右銘

三十二

萬曆庚子八月秋試初場前東廣巡按顧其無錫人在試院堂上與方伯王公泮紹興人議論不協顧按君以手掌撲土王不讓反之顧披髮倒地身且去服方伯疾行出院衣冠體面喪盡矣少恭劉公入京謁代顧按君按

君問劉曰貴道目擊有此事君對曰從無此事夫有而曰無非誠心直道矣茲役也顧君大失禮于始而劉君所對又失言于終士大夫為海內所輕無足恠也

三十三

浙督學使陳公大綬不得辭辭去大夫轉營歸舉城無送之者余賦二詩偶遣人送之公答書曰吟太篇而西籍手以報老父使知衆人怒罵之中未嘗見棄于有道也榮甚矣李子曰樂固不致以將道自居然在士大夫

一舉手而不應其親如此自是可法

三十四

閩城尚書馬公森余問之曰老先生有幾房
家人荅曰 止有四房余曰人少不足

用柰何荅曰多則養他不活吾東南尚書門
下多及百人少亦不下五六十人何為自異
于閩人也然箬溪顧先生有馬公之風又不
可以槩論○顧箬溪先生一老家人之子穿
綾子綿衣禦寒先生目之曰看汝不成人他
日死必無棺此子倚父積又援吏作倉官矣

晚年竟苦貧撐船度日死不知其所終前輩
宦家人服飾不容易如此

三十五

三吳閭宦室家人皆好尊稱其主人主人亦
樂其所稱甚至遣見尊官大吏每呼家老爺
一日余與錢承江夢得太僕數人共酌署邑
陳公時太僕在制中差人持帖謝陳曰家主
服色不便不敢出陪未嘗呼老爺也其家人
何譁飭之至而主人之賢益彰矣 上庶太
僕賢即家拜南大理卿未幾美晉副都御史

巡撫河南皆以疾辭○嘉禾朱夏倚公國祚
號養淳昂甲為人平易慷慨能無大過一日
兩公子行街坊暑月張蓋家人不自歛束蓋
觸小戶店篷破損家人與店家嚷鬧到
不堪處有頃遣朱公乘軒過小戶人泣訴朱
公為駐轎借坐一人家命僕呼張蓋二人并
持竹篋來倚人中責奴各三十慰小戶人而
云嗟乎當此李世宦家煽大求如朱公者其
千萬人之英傑乎

里中唐侍御在

京師與王陽沈公曾有婚

姻之約侍御未南還沈遣女使以珠玉飾段

幣禮問候錢孺人孺人辭曰約婚事我未及

聞不審果否且大人未歸何敢受禮併沈氏

女使亦不入門辭去孺人處以大事有文彙

學問積矣哉孺人係謂積矣哉孺人○余宦友某與切隣人有

隙偶傷其面宦友即其家卧廳事內親友俱

勸乘轎送回不允也經二晚衆問如何曰鑿

廳之垣可通與吾即去如其言宦友於人

情大不慙也有三少年宦友數家宅通前後

悉賣其隣人為業有子八人莫與父目呼天
道可畏哉

三十七

長興方伯徐龍灣先生中行少貧有俠氣詩
文名家閩人董九華者業丹青術久客長興
病卒柩無力還鄉先生適赴閩官官舫中帶
其柩去無所忌諱○先生未第時邑丞潘姓
者宜興人曾延先生訓其二子及先生官漢
中回二子負官逋繫獄先生白之常州守多
方處三百金償官尚欠五十金先生傾官囊

悉為賤足二子得釋獄歸○同邑有蔣貢生
號太湖者與臧損齋韋南茗二公友善損齋
當世廟初官禮部主事議大禮廷杖卒
蔭其子舜田太湖視舜田督教俗至教不入
垂涕而道之如是者三載視其文理通日別
去絲毫無所受于臧也交誼之篤豈近世所
易有耶

三十八

紹興俞先生咨益陽甲羅公萬化張公元仲
皆師事之常同見郡邑三公待至不以爲屈

士風抑何厚也城中凡縉紳田籍必先謁
文廟拜儒學先生而後拜郡邑道遇三學雖不
避轎必讓三學行過而後行古道相傳尊師
重傳不容易得○余曾入越庠友金姓曾館
余家者見招余酌家貧無僕其子躬持醴酒
服役豈但不以為耻蓋真習以為常也○朱
金庭賡為大宗伯家居余來唐子訪之款飯
案前物件乏僕時躬自舉移不以為怪嘉湖
間安得此風味也

尚書伍公文定湖廣松滋人初爲當州府推
官以簡仇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後起嘉興
府同知而陳邇來爲郡守相見握手道舊其
歡時兩賢之文定後知江西吉安郡遭寇掠
及丈成王公偕義新而伍公應之伍公從義
而諸郡應之卒擒濠以銷大禍成大功位
公部下壽安知縣毛冕手擒濠而賞不及後
陞兵部主事守山海關南蓋旬卒作亂侍
吏欲搜冕趙避冕曰不可吾有親在急趨母
所執兵以徭賊執爵之以不從見害光祿
少卿子西星舉鄉試第一冕河南唐陰人

四十

太守楊繼宗知嘉興與趙孟頫爭一水云是

封翁所贈老家入長編古叢書呼太守止曰
秀才前輩人傳聞如此行囊止竹箱二隻以
此來亦以此去無增益也今人發槓有一二
百槓者追仰楊公好似唐虞三代人物矣

四十一

余考 本朝諸太老諸名公謚為文者多矣
若文潔則未之有也唯江右鄧公以讚揚公
時為並謚文潔不覺喟然曰兩先生者生同
鄉卒皆賜謚其易名之美至從前未睹世世
不磨揚公官非詞林且蒙 俞旨甚速尤異

數也○沈龍江閣老名鯉河南人性畏暑好
乘陰其鄰人有二大樹茂密先生日過之避
暑鄰人貧求售於先生先生曰吾與若世為
鄰不忍售也厚為贈囑曰吾在世夏月常過
爾樹下歿後憑爾售否爾友人吳夢暘曾訪
先生其廳堂園亭俱從簡朴絕不似吾東南
大宦家

四十二

鄧綰慮王荆公去位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
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

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請黜之帝斥綰知虢州以既去之宰臣而人主信其言猶若此君臣兩得之矣蓋安石在宋時加意學問者故能處綰如此可以三不足之說苛貶之耶○唐太宗朝張昌齡王公瑾皆以善屬文名震京師而昌齡曾獻翠微宮頌尤上所愛者王師旦知貢舉奏第無二人名上恠而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願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噐若置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嗟乎若在今日則

二人必蒙高選以希上悅安得守法如師且
者以挽一時文體哉○李吉甫為相謂裴垺
曰吾職當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
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垺取筆疏三十餘人數
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嗟乎兩公皆虛心無我故共成一時盛美君
子哉若人乎

四十三

江右諸公鄉科做二司官者甚多監生吏員
作京衛經歷等官考滿與薦亦請得封贈回

來榮及父母妻子必勉強學好清修所致
若吾鄉則一見財貨便忘却身軀榮辱好結
果者百無一二何以故前無賢者可師法即
可師法後輩亦不肯興起效法也○胡文定
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
貴相李子曰富貴相者一有之便觸處會有
遮擋不來士君子須時常檢身省察克治方
可消磨得他○河南樂羊子游學七年不返
妻躬勤養姑嘗有隣人雞入園中姑殺而欲
食之媳對雞不食而泣姑問其故媳曰自傷

居貧使姑食他人肉姑竟棄之然則舅姑有
過媳亦可幾諫矣况為人子乎○季康子患
盜問於孔子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這話不加細想聖言似若迂濶細想之天地
間實有此感召之理

四十四

○世間惟講學論政當從良友切切詢究若夫
出處語默大關節處即如飲食饑飽一般全
要自己斟酌不可決之他人亦非人之所能
決也倘含糊隱忍鮮不壞事

四十五

前歸安縣令李公松大城人壬戌進士為遼
巡撫丁憂回籍與縣官議役相毆卒罹法為
民子坐戍今

吾桐秀才不自揣分遇父

母官由甲科者不勝誚事視鄉科者便五六
成群囑託以求必濟苟不如意便加詞色犯
之恐非保身保家之道也書以俟驗

四十六

高皇帝制經書文義乃大聖人作為尊崇朱夫
子註解所謂非天子不考文也今時漸要

貶朱夫子創立奇說朝廷也禁約不來即如
論語為命禘禘草創之一節總是鄭國之為
詞命必更四賢之手集衆人之長目擊近待
外省鄉試時張江陵在朝試官就要阿諛
破題便說衆臣効其能相臣擅其美自謂得
意殊不知江陵眼眶子大何曾把鄭子產放
在眼裡作文者空做這場話記惹得天下人
大笑○范祖禹上疏杜奸人時蘇軾亦具疏
將上及見祖禹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廟
進而毀已草頃張江陵寤正喪父不守制刑

身與新刻卷十一
部主事沈思孝嘉興人論列之同寮艾穆亦
附名不自具草這一點虛已從人意思太畧
相同在今日則諸公必欲自草孰何人肯附
名他人之後

四十七

罵詈人

大明律有禁如男子相罵已有罪過若發人陰
私辱人妻室到人所不忍言處禍必大且速
余嘗目睹之此天道也人可不戒哉○古人
有云恩讎不可太分明然報恩欲厚必不可

以讎報也余同堂兄某受鄭姓恩卒以讎報
之同胞弟某受畢姓恩頗鉅為他人小事當
付之不理而弟讎報畢至破其家十分之六
兩人皆子孫不賢而堂兄之禍尤慘不可謂
天無顯報也

四十八

姑蘇俞少保父開埭門首有偷兒潛入門內
至祠堂盜一銅佛像出家人窺而窘之少保
父諭曰他兩日前曾問我借去作樣我許他
今日來非偷兒也偷兒得免窘辱俞公度量

竟強過人遠矣

四十九

萬曆己酉年四月山東歷城地方舉人王啓
亨莊上產一黃牛雙頭三眼兩鼻三口四足
一尾清苑地方四月民人程尚勤家牯牛產
一犢一身雙頭併連一處四眼三耳兩口四
足一尾二異同日產撫臣奏聞此非一家一
方之變異天下古今之大變大異也○本年
八月初四日邸報山西繁峙縣鄉約所地方
李宣臣妻牛氏六月二十三日生二女一女

一眼一耳四齒手足全一女一耳一眼四齒
一手兩足皆病也考之前代漢平帝元始中
靈帝建靈中晉懷帝永嘉中愍帝建興中
○辛亥年四月二十日山東青州府安丘縣暴
雨米雹狀如雞卵勢若拋石斛未至亥平地
米水橫發五穀盡傷米雹擊死滄死各社居
民李洪等家牛七卡四隻驢三十一隻羊四
百四十六隻又民王雷有催工人劉邦守等
六名在王窪內鋤田忽被米雹暴至山水驟
漲將劉邦守五名打斃身死又一有李春

在坡牧羊亦被擊死所傷地方計長八卡餘
里濶約三十餘里撫按官 上聞

五十

萬曆癸丑年三月本里南柵李佺妻沈氏與
隣人吳八趁姦佺 偵其熟睡執所藏刀並
殺之本邑令胡公躬驗訖得無罪嘆曰如佺
者可謂義丈夫矣

五十一

青鎮密印寺鐘成碑記

密印寺舊有銅鐘質頗巨聲甚洪不知鑄自

何年余弱冠為諸生時讀書僧舍常登樓目
之亦或命道者扣之嘉靖甲寅間倭奴倡熾
軍中苦乏火器督府梅林胡公差官取用此
一時權宜之計凡浙西諸寺觀蒙取者多不
特一審印爾也六十年來鐘聲絕響寺僧遂
逐管家未嘗曲及詎知鐘之必不可少其理
固易解乎潤州僧永琳者行遊借棲廊廡未
及一載偶走雲間探友獨見超然請見翰林
董思白先生懇書功成鐘鼎四字於冊端持
歸本寺余於琳時尚未稔識也可怪者其來

謁之五更余夢中書一鼎字楷而安晨起拂
髮冠巾則闍人報琳至出冊示奈覽之心喜
馬蓋壬子三月之朔也余作而歎曰嗟乎茲
殆成鐘之兆乎遂召僧道德守廉方釋張道
人等謀募緣顧里中之大裕之家鳩集惟艱
第以舉父老子弟不問富貧咸以為必不容
已余乃命僧及諸黨正不必擇人凡有善念
即四三十錢亦可登簿募及兩月先後得二
百餘金又一月又得二百餘金乃免隣友葉
應乾囊二百七十金至南都質銅錫余又

移書操江都御史丁公轉買蕪湖丁公召商
至平價交易商大悅得上銅二千三百餘觔
搵錫四百餘觔其還也尤伏丁公憲牌關津
免稅費諸所者不下六十金此中亦不偶然
矣錫山人梅氏父子善鑄業預為土胚胎者
凡百日卜以八月二十九日開爐余先十日
前口念觀音大士日何止百聲齋戒虔禱併
所養諸神禮品靡不精潔屆期余端坐樓下
偕四五友人候火舉火纔兩時梅使報鐘已
成矣余驚喜曰嗟乎神矣哉其真大士之顯

靈乎人力不至於此又未九月之望懸諸樓
夫以重器高懸余惴惴恐懼而所藉人力最
省不踰時鐘竟上茲亦不可謂非神助也銅
錫餘值建小房一所棲永琳張道人以酬首
議功奉護文昌帝君香火約費四十金修砌
鐘樓九十六金付德廉二僧鐘上雜用九三
十金謝梅氏九三十五金豎碑石費九十金
石出湖郡太守張公惟樞所送里人施捨雖
多寡懸殊皆不可不書姓名以垂永遠故各
附於下公宋公及諸縉紳之後若江西道御

史唐公世濟湖廣沅州守沈公元世皆樂
厥成者也萬曆四十年壬子十月朔里人尚
寶司卿李樂撰後學唐瀧篆額并書

五十二

附錄

年家侍生陸光祖頓首拜

不奉音容忽已幾更寒暑懷仰私衷無一日
不在左右也竊惟門下清操碩行冲致高風
為鄉國祥麟威鳳祖嘗叨佐銓衡竟使謝公
之轍尚滯東山即此明其不職矣然入京一
月無為羣少年所陵移病乞身居無幾日

亦時勢遶然爾茲奉教言益增愧赧何能自
贖耶廣福興復大是勝事遵命開名疏簿年
一來衰病窘乏百務俱廢不過為方便勸發之
助耳便風草率謝復諸惟照鑒不悞

五十三

舊浴生藥向高垣首無

不肖自為諸生時即望見光儀於三山道上
蒼松翠栢古色映人雖童子無知已有高山
景行之想矣已卯入闈則老公祖唱名呼進
遂以倖捷去今三十餘年杳然無從再瞻

色但在留都日時聽平涵兄稱頌盛德與海
內名流數當今人物便及臺下而已叨濫以
來雖有薦賢為國之念而力不從心蹉跎無
效符卿 新命良出 宸簡誰敢干之且此
何足為老公祖重也南署清閑甚望勉出大
疏懇辭極知恬尚真心願 聖意未欲賜允
所以留中耳辱教感戢無已名賢之賜所不
敢卻薄附聊見緇衣之好併小詩一首用摠
向往統惟麾存不盡 三十年前識紫芝抵
今猶自想先儀從教宦况浮雲似羸得清名

溥海知溪上華門臨晷画湖邊
蘭棹問鷗夷
艱危正是求賢日莫說徵輪下已遲

五十四

侍生趙煥頓首拜

高風矯節海內縉紳仰之如泰山北斗者非
一日矣茲以公論特起清卿蓋將為士林立
一赤幟而辭䟽旋至固知冥鴻不樂樊籠第
如中朝推轂之意何留中不報蓋

主上眷懷舊德如此石城若郡一水可通乘春
命棹見國家不遺老成老成不忘國家亦清

朝盛事也何如承翰教悉并州之雅草此附
謝不盡倦倦